



草潭捕鱼

□ 梁玉钦

从霞山到遂溪草潭镇,历经八十几公里,我只是为了到这个边陲小镇捕鱼。

出发的时候,天公并不作美,整个湛江地区扬着小雨,18度,微冷。草潭的海富饶。一年前,我们到草潭挖花甲螺,满载而归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陈老师才撒了三次网,就收获了60多斤鱼。草潭捕鱼的诱惑力太大了。

我们上次挖螺是到甜娘村,这次来到了沙脚村。沙脚村是小梅的村庄,小梅是陈老师的同学。陈老师说,人多才热闹,又提前约上了另一位同学——庞老师。

草潭镇的村庄,座座相连,从甜娘村到沙脚村才三四公里,却融入了两三个村庄,村里村外的硬化公路条条相接。

陈老师半路上一个电话打过去,小梅就忙着给我们准备番薯粥了。番薯是她自家种的,连蔬菜都是。草潭一面临海,一面延伸着广阔平整的土地,到处种着农作物,就是冬天也绿色一片。小梅家的屋前屋后种着番茄、芥菜、甘蔗、木瓜等各种瓜果蔬菜。

小梅跟多数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,勤劳、朴实又热情,我们在她家无拘无束。看到我们高兴,她也开心得



很。到她家不久,村子里四五个姑娘闻声而至,屋子顿时热闹起来。这个村子的人热情好客,家家户户的大门日常里总敞开着,邻居之间你来我往,串门是常态。有客人到来,大家都高兴,有好吃的也都分着吃。一位大姐送来四五个油煎堆、两个叶子粿,我们几个开心地分着吃了。

在我们津津有味吃着番薯粥时,天空还下着雨。一位大姐热心地为我们出谋划策,说下海一定要买雨衣,在不远的长洪市场就有卖。长洪市场过去不远就是角头沙,一个开在海边的风景点,娱乐小吃一应俱全。草潭这类沿海而建的热闹去处可不少,既方便本镇人欢愉,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前来观光娱乐。我们三人驱车去买雨衣,顺便也去了角头沙。微微细雨中,我们坐在亭子里,赏海景喝奶茶,惬意地享受着海边浪漫景致。

小梅家有两条“渔裤”,我与小梅分别穿上,担负起今天的捕鱼重任。这种为捕鱼特制的软塑料裤子,连着水鞋,长至腰部。我在村庄四周转转,发现每家都有两件“渔裤”挂在墙上。

来到海滩时,海水已退潮很远,五六百米的光景。海滩上的人不多,船只多,鸟也特别多。看到那么多的鸟,我深感惊讶:“谁家养了这么多鸽子呀?”小梅笑了,说这不是鸽子,是海鸥。只见海鸥一大片一大片地停在海滩上,密密麻麻,一点也不怕人。偶尔会有几只飞起来,翱翔于低空,发出嘎嘎的叫声。

我跟着小梅下海,海水在我的脚边潺潺继续退却。下到海水齐小腿的位置时,小梅让我把泡沫箱子放在水面上,然后把渔网从肩上卸下来置于泡沫箱上,让浮在水面上的泡沫箱拉着走,这样果然省力多了。渔网用小铅块坠着,有二三十斤重呢!海滩辽阔,岸边的景物变得模糊,我寻找陈老师与庞老师,朦朦胧胧中有人影在晃动,却辨不出她们的身影。我想此时大声呼喊她们,声音也一定会被空旷的海滩吞没。

下到水快淹没膝盖时,小梅还未撒网。“没有鱼。”小梅边说边露出失望的神色。我看了看涌动着腿边的褐色海水,确实没有看到鱼。小梅说,捕鱼不但要讲节气,也要讲天气,看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。

向北走了十几米。小梅突然说:“这里好像有鱼。”我望向水面,看到水圈一荡一荡的。

小梅撒网了。撒在水里的网是直线的,约有一百五十米长的样子。我抓起网的一端,张开手掌量一量宽度,近三米。不一会,小梅收网,整张网才捞了3条小海鱼。小梅收起网,又挽在泡沫箱子里拉着走。

我们接连又放了三次网,收获都不大,而且只捕到了青海鱼与黄鱼。盯着泡沫箱里数量有限的鱼,我想起了陈老师那“撒了三次网,收获六十斤鱼”的话,心想今天大概撒六十次网,能收获三斤鱼吧?唉,当渔民真不容易啊。

“草潭被评为金鲳鱼之乡,我们怎

么没有捕到金鲳鱼呢?”我问。“哈哈,船出海才能捕到呢。”小梅笑出声来,说金鲳、白腊、沙锥、泥猛等,都是深水鱼。

傍晚五点半,天色渐渐暗下来。我对小梅说:“回去吧!”小梅口里应着,却依旧站在齐膝的海水里,眼神犀利地观察着海面动静。突然,她精神抖擞起来,说:“这里有鱼,很多鱼。”只见她迅速撒网,把网围成半圆状。她吩咐我举着耙子击打水,尽量弄出声响。我看到有鱼影影绰绰地钻进网里。

鱼真多!青海鱼被网卡住,一排排翻着亮晶晶的肚子,很壮观。小梅一手扶着网,一手摘鱼,就像摘花生那样快速。她沿着网摘过去,返回时,网上又卡着不少鱼了。我站在那里看着,心里乐开了花。“潮水停了,鱼刚好汇聚在这里形成小鱼群。”小梅说。

小梅歇息片刻,望向岸边,辨出陈老师的身影指给我看:她们在那边拍视频呢。

上岸的时候,我们的泡沫箱里有近二十斤鱼。庞老师提着半桶花甲螺。陈老师的网兜里有近十斤小小的“那吉珊”鱼,是别人嫌小丢在海滩上,她一只只捡起的。我们的收获都不小。

回到家里,小梅立即开火煮鱼。水开后,只见汤面浮着一层黄油,那是鱼给肥的。我蘸舌咂嘴吃了三碗鱼,美美地把鲜鱼当饭吃了一回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们去了海边,海涨潮了。清澈的海水满岸,蔚蓝色的,宁静的海天一色。

草潭的海真美啊!

红树林日历

(组诗)

■ 李明刚

| 白天

太阳与红树林
隔着几朵云
潮起时,它离红树林更近
近得红树林动一动枝叶
就能触碰到它在水里的影子
海湾里,红树林密密麻麻
一棵棵伞紧挨着一棵棵伞
连成风吹不散浪卷不走的
绿云

阳光满海跳跃,似乎在炫耀它的快乐
一对情侣撑着竹排而来
他们仿佛自带一片大海
接纳春风阳光和快乐,包容苦难和迷茫

| 夜晚

夜幕下,一座森林在苏醒
亮起的渔火,它寻找知音的眼睛

闪动的火苗,似乎在诉说某种神秘
星光、月影、寂静,如梦如幻
这一刻的红树林,静中见动
弹跳鱼红脚蜘蛛以及红树林里的众生

活回自己的模样
栈桥上的脚步声,阻止不了生命的绽放
徘徊其间的人
敞开心扉,倾诉他的烦恼和忧愁

他知道,灵性的红树林
不会背叛一个干净的灵魂

| 阴天

雨水洗过
红树林的叶子青翠欲滴
我相信,只要轻轻一掐
就能掐出春色来
鹭群唱着歌飞过红树林
头顶落下的鸟鸣声
与栈桥上的雨滴
构成绝配,令人心生美好
雨过天晴
栈桥上寻梦的人
看看彩虹,又看看红树林
久思不解的人生命题
脱颖而出

| 晴天

聚万道光芒于一身
红树林的每一片叶子,举重若轻
自由的气息在枝叶间流动
纯净的族群,自带阳光
尽管生命脆弱,短暂
它们却活成晚霞般灿烂
在这灵魂的栖息地
我放下虚荣和焦虑
真想像晚霞那样燃烧
让光亮再次照亮自己

| 退潮

说走就走,潮水退得干脆
海风乘虚而入,占尽先机
海鸥铺天盖地而来
与蜂拥而至的鸭群争夺美食
最终淹没在红树林中
螃蟹弹跳鱼跃洞而出
把寂寞甩给洞穴
一位老者的到来
百鸟齐鸣,具有仪式感
老者即刻找回尊严
“得与失”,这个一直困扰他的命题
瘦身后的红树林
给出了答案

| 涨潮

潮水悄然而至
低处的红树林被海水吞噬
高处的仅露半个身段
潮水让红树林与大海融为一体
青鲢鱼随波逐流
中华鲎探访这未知的海域
潮水不断涌入
红树林波澜不惊
随遇而安
写在明亮的叶片上

隐秘的老街

■ 陈冠

每座城市,都有一条充满沧桑感的历史老街;每一条老街,都是这座城市中被深藏的烟火脉络。自离开湛江外出求学以来,关于故乡的记忆,总在流逝的岁月里不经意的发酵,关于赤坎老街的怀念却愈发清晰。回到湛江工作之后,便到赤坎老街进行漫长的寻访。

旧时的赤坎老街,被视为湛江形成城市的起点,是赤坎一处由多条里弄交织、纵横交错的市井枢纽,仿如城市的灵魂画笔,勾勒出湛江千年以来的繁华面貌。

赤坎老街素有“南国古商埠”之美誉,历史上商贾云集,是广州湾的经济中心、商业中心。在沧桑的历史烙印中,留下十个历经沧桑的踏踏古渡头,随便一脚踩下去,你的脚印就可能和某一位历史风云人物的足迹相重合。

赤坎有幸保有传统的老街,让人“看得见历史、触得到文脉、留得住乡愁”,是湛江这座城市弥足珍贵的幸福。走马观花的人,或许难以窥见它的魅力。唯有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的人,才读得懂其中的人间烟火气。

赤坎老街的每一座建筑,有着浪漫传奇的故事,有着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韵味,兼具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别样精致,是湛江这座城市的颜值担当。老街弥漫着城市烟火,留存着文化记忆,承载着湛江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,既是城市的名片,亦是城市的灵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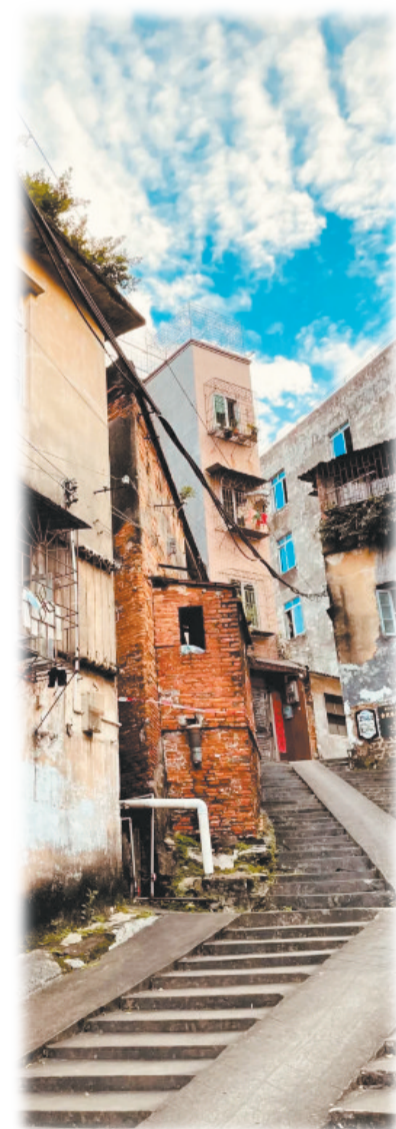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,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火爆出圈,把偏安南国一隅赤坎老街的特色人文城市景观带到全国观众的眼前,带火了赤坎老街。斑驳的墙面、破旧的房子、街边的骑楼、南洋风格的建筑,看似平淡无奇,亦不张扬,却在每个不经意处独自绽放,浸润历史的风雨沧桑,存在于城市的角落当中。那些历史烟云中尘封的往事,在历史的长河里渐行渐远,但曾经跳动的脉搏和沸腾的情感却是热烈而滚烫,依然让我们怦然心动,令我们流连忘返。

漫步赤坎老街,寻常巷陌间的朴素清新,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新生计与旧行业夹杂其间,既能感受到雷州文化的新潮之气,又能找寻到历史文化的古韵之风。在“文博热”火爆、“文创风”劲吹的新业态下,风采更胜当年。网红书店、俚记文化空间等不断涌现的新鲜文创面孔“横空出世”,老人摇扇纳凉闲聊,女人搓衣晾晒交谈,男人品茶饮酒谈天,小孩嬉戏玩耍奔走,摆集市的商人忙着张罗自己的拿手作品,巷口巷尾飘来叫卖声,行人乐此不疲地在不同摊位间游走,咖啡店的香气总不经意地在老街四处飘着,新鲜出炉的鸡仔饼、田艾糍、鲜榨虾饼香气扑面而来,鼻尖间飘过菠萝蜜一丝香甜的气息……

老街上烟火气与时尚范在这里巧妙地契合,厚重的历史感与蓬勃的青春力量在这里碰撞。当你走过晨光熹微的街头,到过夜阑人静的巷尾时,便可从中窥见城市在新老交替中迸发的活力。你会体验到时光的流转,也会被湛江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俘获。你会发现,只有来到赤坎老街享受当下,才是“巴适”的生活。

如今的老街褪去了一身的浮华,隐匿于尘世之中,当你静静地走在老街林荫小道上,许爱周故居、广州湾商会、宝石大酒店、“飞机楼”别墅、静园别墅等一栋栋具有民国风情的建筑错落其间,还有不少爬满了墙边的藤蔓植物,历史就藏在一砖一瓦里,文明就在街头巷尾中。

让我最为着迷的,并不是老街本身,而是其中所蕴藏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。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街是不可再生、不可复制的人文记忆,也是独特的城市风情美学,游荡其间,既可探访西洋风格法式建筑精美的浮雕和拱门,在水井头早餐中解锁湛江的烟火气;亦可游走在色彩艳丽的南洋风格骑楼中,在古码头遗址探寻宋代古商埠的时光胶囊;更可在水仙街中,寻访炎帝二帝古庙遗址,在古庙外的大树与



古井旁,感受水仙渡昔日耀耀的历史尘埃,体验远离尘嚣的宁静。

如今,当年赤坎老街曾经车水马龙的热闹喧嚣的繁华景象,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,但层层堆叠着方方正正的青石板的古渡头,柴门掩映后的淳朴人家,门前坐着的阿婆说着雷州话儿……都在提点着世人,赤坎老街作为连接维系湛江人情结的根和魂,其新生的故事仍将持续被记录、被流传。它一直都在,从未走远。

母亲抱我,如抱着整个春天

(外一章)

■ 周文兴

春天,一粒种子落在母亲的腹地。

几滴幸福的水,滑向种子,生命的证词拔节响起。

太阳掸下几丝阳光,温暖而柔软,宛如母亲动人的眼波。

唇语,在母亲的掌纹里飘飘洒洒。

当一声清脆的声音穿透整个村庄,母亲的天空干净如洗。

我在土地上滚打,撒野,总被宽容得恰到好处,直到歪歪扭扭的脚印被扶正,站直,立地顶天。

母亲抱我,如抱着整个春天,心满意足。

弯腰抚摸植物

对于植物,母亲总是鞠躬以示尊敬。

即使是一株即将铲除的杂草,也要弯腰表示歉意后,才挥锄除之。

母亲说,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生命,是它们以命换命,才有我们的生生不息。

母亲的弯腰,成了田间的流行姿势,连月亮都恬上了,在人稀的夜晚,悄悄地模仿。

现在,我弯腰抚摸植物的姿势,都是抄袭于母亲。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(五)

本版稿件由《湛江日报》提供